# 期待父亲的笑

父亲躺在医院的加护病房里,还殷殷地叮嘱 录亲不要通知远地的我,因为他怕我在台北工作 旦心他的病情。还是母亲偷偷叫弟弟来通知我, 我才知道父亲住院的消息。

这是父亲典型的个性,他是不论什么事总是 **七为我们着想,至于他自己,倒是很少注意。我记** 导在很小的时候,有一次父亲到凤山去开会,开 完会他去市场吃了一碗肉羹,觉得是很少吃到的 美味,他马上想到我们,先到市场去买了一个新 锅,买一大锅肉羹回家。当时的交通不发达,车子 顽踬得厉害,回到家时肉羹已冷,且溢出了许多, 践们吃的时候已经没有父亲所形容的那种美味。 可是我吃肉羹时心血沸腾,特别感到那肉羹是人 主难得,因为那里面有父亲的爱。

在外人的眼中,我的父亲是粗犷豪放的汉 子,只有我们做子女的知道他心里极为细腻的一 面。在记忆里,父亲总是每天清早就到市场去买 案,在家用方面也从不让母亲操心。这30年来我

们家都是由父亲上菜场,一个受过日式教育的男 人,能够这样内外兼顾是很少见的。

主编:郭勉愈 编辑:温新红 校对:王心怡 E-mail:sxzk@stimes.cn

父亲的青壮年时代虽然受过不少打击和挫 折,但我从来没有看过父亲忧愁的样子。他是 个永远向前的乐观主义者,再坏的环境也不皱-下眉头。父亲也是个理想主义者,这种理想主义 表现在他对生活与生命的尽力,他常说:"事情总 有成功和失败两面,但我们总是要往成功的那个

由于他的乐观和理想主义,使他成为一个温 暖如火的人,只要有他在就没有不能解决的事, 就使我们对未来充满了希望。他也是个风趣的 人,再坏的情况下,他也喜欢说笑,他从来不把痛 苦给别人,只为别人带来笑声。

由于是农夫,父亲从小教我们农夫的本事, 并且认为什么事都应从农夫的观点出发。像我 后来从事写作,刚开始的时候,父亲就常说:"写 作也像耕田一样,只要你天天下田,就不会没有 收成的。"他也常叫我不要写政治文章,他说: "不是政治性格的人去写政治文章,就像种稻子

的人去种槟榔一样,不但种不好,而且常会从槟 榔树上摔下来。"他常教我多写些于人有益的文 章,少批评骂人,他说:"对人有益的文章是灌溉 施肥,批评的文章是放火烧山;灌溉施肥是人可 以控制的,放火烧山则常常失去控制,伤害生灵 而不自知。"他叫我做创作者,不要做理论家,他 说:"创作者是农夫,理论家是农会的人。农夫只 管耕耘,农会的人则为了理论常会牺牲农夫的

父亲的话中含有至理,但他生平并没有写过 -篇文章。他是用农夫的观点来看文章,每次都 -语中的,意味深长。

有一回我面临了创作上的瓶颈,回乡去休 息,并且把我的苦恼说给父亲听。他笑着说:"你 的苦恼也是我的苦恼,今年香蕉收成很差,我正 在想明年还要不要种香蕉,你看,我是种好呢,还 是不种好?"我说:"你种了40多年的香蕉,当然 还要继续种呀!

他说:"你写了这么多年,为什么不继续呢? 年景不会永远坏的。""假如每个人写文章写不出

来就不写了,那么,天下还有大作家吗?"

父亲有五个孩子,这里面我和父亲相处的时 间最少,原因是我离家最早,工作最远。我15岁 就离开家乡到台南求学,后来到了台北,工作也 在台北,每年回家的次数非常有限。结婚生子后, 工作更加忙碌,一年更难得回家两趟,有时颇为 自己不能孝养父亲感到无限愧疚。父亲很知道我 的想法,有一次他说:"你在外面只要向上,做个 有益社会的人,就算是有孝了。

但愿,但愿,但愿父亲的病早日康复。以前我 在田里工作的时候,看我不会农事,他会跑过来 拍我的肩说:"做农夫,要做第一流的农夫;想写 文章,要写第一流的文章;要做人,要做第一等 。"然后觉得自己太严肃了,就说:"如果要做流 氓,也要做大尾的流氓呀!"然后父子两人相顾大 笑,笑出了眼泪。

我多么怀念父亲那时的笑。也期待再看父亲

(节选自《情深,万象皆深》,林清玄著,国际 文化出版公司)

#### 密码

■蔡春猪

@ 爸爸爱喜禾:有人对我说,喜禾是来 带领你们探寻高级人类的秘密, 你需要做 的是找到密码……朋友, 你先告诉我密码

@ 爸爸爱喜禾:观察一个自闭症儿童, 有如去火星探险一样,刺激惊奇好玩。你都 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如此痴迷一个杯盖?

@ 爸爸爱喜禾: 有一个自闭症孩子喜 欢跟人脸贴脸,他不是表示亲近,他只是享 受你眨眼时眼睫毛轻轻摩擦他皮肤的感觉。

@ 爸爸爱喜禾: 我听说有一个自闭症孩 子特别怕水,怕湿,因此遇到下雨天绝不出 门,因此他妈妈想到了一个办法,出门办事就 在门口泼一盆水, 儿子就会老实待在家里了 ……这个妈妈是看多了《西游记》吧,悟空用 金箍棒地上一划,圈住了唐僧。

@ 爸爸爱喜禾: 有一种自闭症孩子有 了语言能力,就很喜欢说话,而且说话很直 接。因此我认为《皇帝的新衣》里面那个小孩 就是一个自闭症儿童。

@ 爸爸爱喜禾: 姜子牙可能就是一个 自闭症! 不是说他很聪慧吗? 有的自闭症小 孩智商比普通人高多了,但他不会用。姜子 牙也不会用,每天坐在那里钓鱼,而且都不 知道没鱼钩。

@爸爸爱喜禾:给儿子找了一个老师 在家上课。上课时喜禾突然冒出一句:"小飞 机"。窗外碧空万里一目了然,老师宽厚地笑 了笑。老婆说:"老师,请相信我的儿子。 音刚落,遥远的天边就出现了一个小黑点 ……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喜禾说要 有飞机于是就有了飞机。

@ 爸爸爱喜禾: 有时他站在那里一动 不动,我以为他正在凝视着某个方向,实际 上,他正在观察空气中我们看不见的尘埃 …儿子,你看尘埃的时候我看不见你。

@ 爸爸爱喜禾:请他举右手,他会举左 手,原因是他面对着施令者,会以模仿的方 式,跟着你举相同的手……这里说的是有些 自闭症儿童会如此。我儿子不然,他一旦举 起右手你就开始急了:"放下! 把手放下! 放 下啊,再不放下你爸爸眼珠子就被你抠下来

@ 爸爸爱喜禾: 自闭症患者喜欢看天 气预报,全世界的都一样。我儿子也喜欢看 天气预报。将来我会听到这样的话吗-"爸爸,今天天气预报说有风,添件衣服再出

@ 爸爸爱喜禾: 刚会爬的时候他就表 现出热爱洗衣机了,到后来会走了,表现得 尤其强烈。为什么会这么热爱洗衣机呢?有 天我把洗衣机挪开,并没有看到通往另一 个星球的秘密通道。

@ 爸爸爱喜禾: 既然他这么热爱洗衣 机,那好了,我放他进去……还没等进去呢 他就开始挣扎了——嗨! 只是叶公好龙啊。

@ 爸爸爱喜禾: 喜禾的喜好是呈阶段 性的,有段时间喜欢锅盖、壶盖,然后就不喜 欢了;有段时间沉迷于给小区的垃圾桶盖上 盖子……最近表现出来的是喜欢下坡。小朋 友,你的人生还没高潮呢,忒着急下坡了。

@爸爸爱喜禾:楼道前的小坡道,喜禾 来回地上上下下乐此不疲……那条小坡道 是供残疾人专用的, 你这么小就开始熟悉, 只能说明——你非常严谨非常德国!

@爸爸爱喜禾:喜禾制造噪音,这是他 感知世界的一种方式吧。自然界里蝙蝠就是 靠自己发出声音避开障碍物、认路以及捕获 猎物……想到这里,脑子里冒出一个词-'鸟人"!

@ 爸爸爱喜禾: 儿子终于开始学坐着 打滑梯了。以前什么姿势都用过,侧卧、躺卧、仰卧、横卧、趴卧……吉尼斯没有这一 项,不需要在这上面努力了。

@ 爸爸爱喜禾:每年的"世界自闭症 日"这一天,本人提议,全世界的人都旋转搓 手,上街的人手里都拎一个壶盖或者任意圆 形物体

@ 爸爸爱喜禾: 自闭症终有被人类克 服的一天。我也相信有那么一天,哪怕那时 喜禾 70 岁。70 岁沦为平常人,幸耶? 不幸

(节选自《爸爸爱喜禾》,蔡春猪著,新星 出版社)

## 不变的爸爸,变化的角色

那个周末,我过了两天最悠闲却也最忙碌的 主活。整整两天,什么事也没做,顶多就只跟人家 兑说话,怎么不悠闲?然而什么事都没做,两天下 来却觉得比平常都累,完全没有休息轻松的感

你去参加初中音乐班的考试,我的生活就只 **削下开车送你到考场**,妈妈陪你进去我就负责去 亭车,停好车后进场等你,考完了,载你离开去吃 饭或回家,准备下一个考试科目。如是反复。

没有什么好紧张的,我告诉自己,你一切正 常,以平常心应对考试,好得很。可是,偏偏我就 天内能碰到的人,几乎都是其他考生的家长,聊 来聊去也离不开音乐教育与考试的话题。

坐在车上,等你考完副修科目要出来时,我 虽迫自己弄清楚,干吗这样心神不宁无事忙?不 可能是担心你考不好,我很信任你必定会全力以 卧,不论得到什么样的成绩我都不会在意。过去 战自己考试,高中联考、大学联考、研究所考试, 人来没担心紧张过,更没道理替你担心。

那是为什么?闭着眼睛,听着雨滴落在车顶、 客在挡风玻璃上的声音,我突然懂了。让我不安 内,不是考试本身,这场考试只是个开端,或说象 正性的开端,提醒了我,未来会有很多很多场合, 而且是愈来愈多场合,你得自己面对考验,我和

距离我上一次这样叫你,已经过去很多年了

那个时候,是我小学三年级,因为忘了带作业

老式的 IC 电话亭,感应不灵敏,磁卡总是要

我按了号码,然后听到你的声音。我想要像平

你看,毫无缘由地,时隔多年,我依然记得这

我现在却又想不明白,当时的尴尬从何而来,

其实在我们之间,什么事都未曾发生过,不存

以及,如此简单的一个称呼,到底是哪里不好开

车激烈的争吵或者巨大的变故。或许,仅仅是在某

一次的对话里忽略了它,然后接连出现第二次、第

豆复插好几次才会显示。按键的触感冰冷又硬实,

发号时需要特别用力。握着听筒,略微侧身,就可

以看到身后排队的人, 于是连交谈也变得公开和

付在家那样放肆和随意,可是看到身后陌生的脸,

峰忽无措起来,迟疑着说:"喂·····爸爸,是我。

而打公用电话给你。

爸爸,我想对你说

可是未来,我们的帮忙将不再是帮忙,会变成干 扰,我们必须将手一点一点从你身上拿开。

帮不上忙,对我们来说,非但不是省事,还会 带来更大的麻烦。我们绝对不可能不关心,不可能 不继续仔细地观察你的反应与处理, 不可能没有 我们的想法,然而我们不再能自然地将你的事接 过来承担,甚至不能随时给你介入我们的观念。

心神不宁的理由,是潜意识里我知道了,却 在显意识中阻却延迟去承认:在做爸爸这件事 上,我得要学习新的本事,养成新的习惯。我得重 新学习怎么延迟表达意见的反应,以便让你有时 间形成自己的意见。我得重新学习怎么忍耐你的 困惑、为难、彷徨、犹豫,忍耐你的摸索,其至你的 错误,不急着给你我的答案、我的做法,因为那 样,你就不会知道自己的答案、自己的做法是什

潜意识里, 我知道这不是一项容易的调整, 所以在显意识里逃避去想它。但不能不想,不能 不面对了。要做一个称职的爸爸,需要随着你的 成长,改变我的角色。"爸爸"这个称呼不会改变, 可是如果一直用同样的方式对待你,原来有用 的,很快就会变得无用甚至有害了。

看到你和妈妈从考场慢慢走来的身影,我暗 暗在心里给你打气,也给自己打气:准备好做一 个青春少女而不是一个小女孩的爸爸吧!

(节选自《我想遇见你的人生》,杨照著,广西



图片来源:http://test.gucn.com

### 父亲是个老老人

■杰拉尔徳・温诺克

1960年我12岁生日那天,父亲送给我一 本罗格·彼德森撰写的《北美洲东部鸟类观赏 指南》。父亲酷爱观鸟。我年少时,他就经常向我 讲起他 20 世纪 20 年代在巴尔的摩成长的童年 故事,讲他如何热爱鸟类,以至于徒步穿越森林 追寻每一种新发现的鸟类,并为最终能偷偷靠近 这些鸟儿观赏一番而感到兴奋。那时候,他还没 有观鸟指南这类书,也没有望远镜,全靠自己肉 眼观察。正因为如此不易,他每次前往森林观鸟 时,都会记住所遇到鸟类的喙和翅膀的形状,色 泽和斑纹的样式,以及飞翔与觅食的习性,然后 直奔伊诺克•普拉特免费图书馆——查个究竟。 父亲就这样认识了巴尔的摩这个他所出生城市 周边的几乎所有鸟类,包括巴尔的摩黄鹂、猩红 比蓝雀、棕肋红眼雀。

我还记得,那时我们家就在巴尔的摩西北 部绿草地大道旁。生日那天,父亲和我一起坐 在家中后院门廊。我不高兴地撅着嘴,因为父 亲送给我的是他喜欢的观鸟指南,而不是我最 想要的新棒球手套。那时,我还没有像父亲-样喜欢鸟类和大自然。我心不在焉地翻着父亲 送给我的书,直到眼睛一亮,被彼德森描绘的 一幅靛蓝鹀所震撼。那幅图描绘得极其生动, 鸟身颜色脱俗,似乎鸟儿就要跳出纸面。

于是,我问父亲:"你见过靛蓝鹀吗? 当然,"父亲回答说,"现在咱们这里就有

他的目光越过家中的草坪,投向小巷对面 长满杂草的路沿。

'那儿就有一只。"父亲对我说。

"在哪里?"我从书中探出头来,满怀期望 地在那片茂密的野化里搜寻看,但是什么也没 有发现。

"试试这个吧。"父亲从背后拿出他那架部

队配发的双筒望远镜。他之前一直把它放在卧 室壁橱的最上层,那里是我不能触碰的禁地。 "生日快乐,臭小子。

他把望远镜递到我的手里,看着我的眼 睛。我还记得从他手中接过望远镜放到眼前观 看的情形: 鸟奇迹般清晰地出现在我的视野 中,这是我年少时见过的最美丽的事物。

会不会有那么一天,我把这记忆中最美丽

父亲已忘记了几乎所有关于鸟类的记忆,大 多数时候也忘记了我是他的儿子。他见到我时总 是很高兴,不过通常都认为我是他的兄弟或是一 位忘了名字的年长的朋友。我要走时,他总是说 "没事你应该多来的",即便我数小时前刚来过。

每次探望过父亲,如果他还醒着,我会说: "我爱你,爸爸。"当他回答"我也爱你"的时候, 我总是感到惊讶。因为父亲从前绝不会直白地 对我说这句话,无论我是他 12 岁的小儿子还 是 50 岁的老儿子。现在,我已年近花甲,他也 即将九十高龄,此前束缚他感情表达的严父形 象等因素已随他的失忆不复存在,这时,他才 能坦然表达对我和弟弟的感情。这可以说是他 的渐进性的失智症带给我们的礼物。

依靠烙印在头脑里的星图,每一只靛蓝鹀 都会记得返回自己出生地的迁徙路线。它们每 年春天从尤卡坦半岛出发,整夜飞翔,穿越漆 黑无林的墨西哥湾,在陆地进入视野时辨认出 大陆边缘的海岸线和河川。最终到达迁徙地 时,它们能凭记忆寻找那些可供栖身的橡树 林, 然后嗅到当地沼泽的气味。就这样, 它们找 到了回家的路,并在晨曦到来时,像多少年来 它们的父辈一样唱起同样的曲调。如果失去这 些记忆,它们将永远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尔德·温诺克[美]著,辛良生译,广西科学技术 出版社)

(节选自《最后.才知道该如何爱你》.杰拉

#### 三次,延续了几年,就忽然再也叫不出口,感觉异 常怪异。

几个月以前,我孤掷一注,瞒着你们,一个人 去了丰宁坝上。我告诉你们,是和旅游团一起去 内,然而就算这样,你还是坚决不同意,软硬兼施 地要我别去。你凶巴巴地反对,说不许一个人去, 兑不会支持我,说绝对一分钱也不会出的。

但是我异常固执,从始至终,都没有想过要临 时向你们要钱。无论是打工的积攒,还是岁末的零 花钱,我都存下了一些,以备不时之需。所以,这 欠,我是计划动用自己的小金库的。

那个中午,我坐在床上检查行李,你沉默半 向,终于忍不住走过来,说:"我给你点儿钱吧?" 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你,可是你什么也不管了

不再固守着爸爸的尊严,不再因为我的不听话而 继续生气。你竟然是用了劝说的语气,硬塞了钱给 段,走开,又折回来,语气不容反驳:"一定要带着。

你知不知道,那个刹那,我看着你走向客厅, 突然有了想要痛哭的冲动。并且,它和愧疚纠缠在

我怎么能够和你说谎,怎么忍心和你说谎,怎 么会想要和你说谎?! 我一下子无穷无尽地怨恨起 自己来

对不起。真的,非常的对不起。爸爸。

语气冷冰冰地放狠话,说行啊,随便,反正过 了 18 就不养你了 我那个时候心里异常难过,觉得你竟然会 是这么狠心的,就想看着我受罪才好的是吧。

我之前死活不要去念高中,你失望透顶了

可是你看,我上个月就满18岁了,为什么你 还是没有把我轰出去

你每天都在我的耳边唠唠叨叨地问晚上想 吃什么,问做这个菜好不好,那个菜好不好…… 你说你这个样子,要我怎么把对你的生气

好好保存起来。那些在心里壮大了的对你的不 满,明明强悍到了坚不可摧的地步。可是你一点 点地,不费吹灰之力地,就把它们通通地粉碎掉

还有从坝上回来的那个晚上, 我向你们坦 白真相。我预料了两种结果,一种是暴怒,一种 是绵延不断的指责。

但是,你的心思真是难猜啊,这么多年来, 我都没能把握。

你当时正炒着菜, 我没能看见你的表情和 动作。只是须臾的安静后,你说,回来就好了。我 吃饭的时候,看着一大桌子的菜,眼睛变得越来 越执, 鼻子也污起红来,

(节选自《90's 大合唱》,阿里歌歌主编,中 国华侨出版社)

■阎连科

每每想起我父亲,都是从他对我的痛打开始

能记得的第一次痛打是我七八岁的当儿,少 年期,读小学。那时候,每年的春节之前,父亲都 会千方百计存下几块钱,全都换成一叠儿簇新的 -角的毛票,放在他枕头的苇席下,待到了初一 那天,再一人一张、几张地发给他的儿女和亲戚 的孩娃们。可是那一年,父亲要给大家发钱时,那 几十上百张一毛的票儿却没有几张了。那一年, 我很早就发现那苇席下藏有新的毛票儿。每天上 学时,总是从那席下偷偷地抽走一两张钱,在路 上买一个烧饼吃。

我高高兴兴过完了一个春节。到了初六,父 亲问我偷钱没有。我说没有,父亲便厉声让我跪 下了。又问我偷没有,我仍然说没有,父亲就在我 脸上打了一耳光。再问我偷没有,仍说没有时,父

亲便更为狠力地朝我脸上掴起耳光来。记不得父 亲通共打了我多少耳光,只记得父亲直打到我说 是我偷了他才歇下手。记得我的脸又热又痛,到 实在不能忍了我才说那钱确实是我偷了,说我 偷了全都买了烧饼吃掉了。然后,父亲就不再说 啥儿,把他的头扭到一边去。我不知道他扭到一 边干啥儿,不看我,也不看我哥和姐姐们,可等他 再扭头回来时,我们都看见他眼里含着的泪。

第二次,仍是在我十岁之前,我和几个同学 到人家地里偷黄瓜,其中还有人偷了人家菜园中 那一季卖黄瓜的钱。父亲也许认定那钱是我偷了 的,毕竟我有前科,待人家走了之后,父亲把大门 闩了,让我跪在院落的一块石板铺地上,先噼里 啪啦把我痛打一顿后,才问我偷了人家的钱没 有。因为我真的没有偷,就说真的没有偷,父亲就 又噼里啪啦地朝我脸上打,直打得他没有力气 了,气喘吁吁了,才坐下直盯盯地望着我。那一 次,我的脸肿了,肿得和暄虚的土地一样。因为心 里委屈,夜饭没吃,我便早早地上了床去。上床了 也就睡着了。睡到半夜父亲却把我摇醒,好像求 我一样问:"你真的没拿人家的钱?"我朝父亲点 下头。然后,然后父亲就拿手去我脸上轻轻 摸了摸,又把他的脸扭到一边去,去看着窗外的 夜色和月光。看一会儿他就出去了。出去坐在院 落里,孤零零地坐在我跪过的石板地上的一张凳 子上,望着天空,让夜露潮润着,直到我又睡了— 觉起床小解,父亲还在那儿静静地坐着没有动。

那时候,我不知道父亲坐在那儿思忖了啥 儿。几十年过去了,我依旧不知父亲那时到底是 在那儿省思还是漫想着这家和人生的啥。

第三次,父亲是最最应该打我的,应该把我 打得鼻青脸肿、头破血流的,可是父亲没打我。是 我没有让父亲痛打我。那时我已经越过十周岁, 也许已经十几岁,到乡公所里去玩耍,看见一个 乡干部屋里的窗台上,放着一个精美铝盒的刮脸 刀,我便把手从窗缝伸进去,把那刮脸刀盒偷出 来,回去对我父亲说,我在路上拾了一个刮脸刀。

父亲不是一个刨根问底的人,我也不再是 个单纯素洁的乡村孩子了。到后来,那个刮脸刀, 父亲就长长久久地用将下来了。每隔三朝两日, 我看见父亲对着刮脸刀里的小镜刮脸时,心里就 特别温暖和舒展,好像那是我买给父亲的礼物一 样。不知道为啥儿,我从来没有为那次真正的偷 窃后悔过,从来没有设想过那个被偷了的国家干 部是个什么模样儿。直到又过了多年后,我当兵 回家休假时,看见病中的父亲还在用着那个刮脸 刀架在刮脸,心里才有一丝说不清的酸楚升上 来。我对父亲说:"这刮脸刀你用了多年了,下次回来我给你捎一个新的吧。"父亲说:"不用,还好 哩,结实呢,我死了这刀架也还用不坏。

听到这儿,我有些想掉泪,也和当年打我的 父亲一样,把脸扭到了一边去。

(节选自《我与父辈》,阎连科著,江苏人民出 版社)